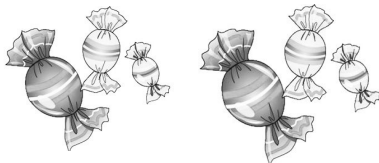


# 十七粒糖果

□ 杨成奇



王大娘抓了两把青菜在手里掂了掂,觉得够两人吃上一天,就来到过秤处,陪着笑脸对过秤的姑娘说:“妹子,你跟我称八块七毛钱的菜,多了我不要。”称好菜然后来到收银处,一直排在收银处的队末。

她看到后面排上了几个人,又主动将身子往后挪了挪。站在前面的人不解其意,王大娘笑了笑说:我不急,你们年轻人还要上班,就排前面吧!队伍里这些年轻的太太和夫人们都投来赞许的目光,一个个不停地感谢王大娘。

其实,王大娘哪里是愿意一让再让,她心里比谁都急。自从王大爷半身不遂以后,家里几乎无生活来源。两人无儿无女,每天只能买一些低廉的蔬菜,偶尔在下午买点降价的猪肉。

早上买好菜,先要为王大爷熬好中药,再到一小旅馆做两小时钟点工,负责打扫每间房里的卫生,一个月三百元工资,再加上每个月一百多元的低保金,日子过得相当紧巴。

一到九点,超市卖菜的高峰就过了。王大娘看到已经退无可退了,一手提着菜,一手插在下衣的口袋里,来回地搓动着里面的十七粒糖果,心在忐忑地跳。她知道,用这十七粒糖果付款,估计是件难事。每一次买菜,超市都找几粒糖果,王大娘都舍不得吃攒了下来。早上临出门,手里握着皱巴巴的七块钱犯起了愁:即便是买廉价菜,七块钱也买不了多少。这事,瞥见

桌上放着的十七粒糖果,心里一动:自己和老伴也不吃糖果,难道放着白瞎了?超市找回来的,还是还给超市吧,也算抵一些小花用。

排在王大娘前面就剩下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了,收银小妹笑容可掬地收下了这位妇女的钱,然后找了五粒糖果给她。这位妇女一脸的不屑:你找现金,不要找糖给我!

收银小妹拉开收钱的抽屉,对这位妇女说:你看,抽屉里没有五毛钱零钞。这位妇女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,悻悻地提着菜走了。

王大娘看了看身后再也没人了,把菜放在收银柜上。收银小妹用扫描仪在条码上扫了扫,对王大娘说一共八块七。王大娘从口袋里摸出了皱巴巴的七块钱,递到了收银小妹的手上,又在口袋里摸索着,红着脸对收银小妹说:妹子,我没有一块七毛钱,要不,我给你十七粒糖果。说完从口袋里摸出十七粒糖果放在收银柜上。

收银小妹觉得好笑,哪有用糖果来付款的,然后一口回绝了王大娘。王大娘弱弱地说:“我实在是没有一块七毛钱呀,再说这些糖果也是你以前找给我的。”

收银小妹收敛起笑容:“我只向顾客找糖果,从来没向顾客收过糖果,这我真作不了主。”

此时店长正好走了过来,对王大娘说:“你有多少钱就买多少菜,用糖果付款,岂有此理。”

王大娘垂下了头,“唉”了一声不知如何是好。然后以哀求的口

吻向店长说:你就可怜可怜我吧,家里实在是没钱呀,我老伴躺在床上还等我去喂药呢。实在不要糖也行,我明天发了工资来买菜,再补上今天的一块七毛钱。

“我店不是慈善机构,也不赊账。”店长停顿了一下,又补充了一句:“有钱买菜就早点走人,没钱就将菜退回去。”

顾客听到收银台旁的争吵声,一下子聚了过来,当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后,刚刚付款没多远的三十来岁的妇女也踱了回来,从购物袋里拿出五粒糖果,在店长面前晃了晃说:“请问店长,这到底算是糖果还是钱?”

店长理直气壮地说:“这当然算是糖果,怎能算是钱。”

“好,既然不算是钱,那就找回我五毛钱吧。”妇女也将五粒糖果放在收银台上,以逼人的目光盯着店长。

人群中好几个人气愤地站了出来,口里不停地怂恿着:“对啰,找钱,找钱……”

店主一看事情闹大了,向收银小妹使了使眼色,然后将目光向王大娘撇了撇,灰溜溜地走进了办公室。

收银小妹涨红着脸,麻利地收起十七粒糖果,然后向王大娘鞠了躬:对不起,大娘。

大伙一看既然不为难王大娘了,也就散去了。只有王大娘还怔怔地站在那里,两行酸楚的老泪哗啦啦地往下掉……

## 两条烟

□ 伍中正

吴玉田是吴村的村主任。

2017年秋天的下午,吴玉田要去广福家。在路上,他接到女人的电话,女人在电话里说,回了娘家,晚上不回来。

吴玉田说,知道了。他挂断电话,就直接去了广福家。广福儿子很争气,考上了省城的大学,过两天要走。吴玉田非要表示一点心意,给广福500元钱。

广福不依,坚决不收钱。广福说,今后,一定让娃好好念书,不辜负吴主任。吴玉田听了这话,心里感觉很暖和。

吴玉田的房子不大,也不高。远看近看,看不出房子的气派来。他回到家,天还没黑。

无论是出去前,还是回来后,吴玉田都要看看自家的窗台,实际上他是要看看那些盆里的花。他很看重窗台,窗台上,摆了些养着花草的小盆,有两盆,还安静地开着花。

窗台上躺着两条烟。吴玉田觉得奇了怪了。谁送的?他一时想不出是谁送来的。

难道是高大爷?

高大爷是村里的老人,七十出头,鹤发童颜,不愿跟儿子儿媳住在城里,倒是喜欢吴村。他喜欢吴村的老屋,一住就是很多年。那年开春后,高大爷心情好,出门散步,在田埂上一脚没站稳,摔着腿了。吴玉田看见,赶紧让人叫车把他送到乡卫生院。躺在病床上,高大爷打电话给儿子,说什么也要他回来感谢吴玉田。

高大爷的腿伤一好,吴玉田就把他接回村里。他跟高大爷挑明,这事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儿子赶回来谢自己。两人笑笑后,还用手拉钩,高大爷才点头答应。

不是高大爷!吴玉田得出结论。在广福家,吴玉田跟高大爷在一起,高大爷还给广福送了一个红包,广福也没要。

难道是杨春香?

杨春香是村里精准识别出来的贫困户。男人过世三年,家里两个女儿,一个上初中,一个上高中。两个女儿学习成绩都好。每每开学,让谁读不让谁读,杨春香有过艰难地抉择,也暗暗哭过。

杨春香在镇中学的工作是吴玉田介绍的。吴玉田那天在校长办公室跟校长说了一箩筐的好话。他又去找了镇长,跟镇长说杨春香的家庭情况。最后,镇长跟校长才同意让杨春香在镇中学食堂工作。杨春香的工作稳定后,她提过两瓶酒谢吴玉田。吴玉田跟她说,这事都是校领导和镇领导给的机会,要感谢只能感谢扶贫好政策,千万不要谢他吴玉田。两瓶酒,吴玉田让杨春香提了回去。

不是杨春香!吴玉田肯定。下午,在广福家,他看见杨春香和她大女儿。广福儿子还给她的大女儿送了六本学习资料。

难道是赵年成?

赵年成是庄里小有名气的包头。他身边有20多个木工,专门在城里的建筑工地装模。有一年,赵年成跟比他实力大数倍的老板接了单活。每月,老板只给赵年成和木工生活费。赵年成开始乐意,后来不乐意了。二十多个木工装了半年模,工人半年的工资,老板就是不给,赵年成不愿干了。工资拖欠着,木工们心里窝着火,赵年成窝的气更多。年关将至,赵年成找到吴玉田。吴玉田把这事当了回事。他给市政府写了一封信。没想到,那封信转到了市长手里。

那封信真管用。很快,赵年成在老板手里把装模木工半年的工资全部拿到了。赵年成给吴玉田封了一个红包,说什么也要感谢他。那个红包,吴玉田没接。吴玉田说,赵年成,一个村住着的,说啥感谢不感谢。以后,你带着村里的木工好好干,让他们都挣到钱!赵年成连连点头。

不是赵年成!吴玉田断定。赵年成上个月就带着工程队去了湖北武汉的一个建筑工地,也没见他回来。

两条烟会是谁放的呢?吴玉田决定第二天就去镇纪委,反映两条烟的事。

第二天早上,吴玉田接到女人的电话。

女人说,昨天,回了娘家,给爹买的两条烟搁在窗台上,走得急,忘带了。

烟是你买的?吴玉田问。

我买的!女人回一句。

确定是你买的?吴玉田再问。

我买的!女人再回一句。

我还当是谁送的,真是为难我了。话到嘴边,吴玉田没说出口,就轻轻挂了电话。

## 纸碗

□ 韦汉华

女人捻了捻手上的枇杷花,想寄给病中的父亲,几年前母亲的去世让她陷入了沉思,正想得入神,家里的电话响了……还没接完电话,女人就昏死过去,家里人使劲掐她的人中,她醒来了,直愣愣的眼睛里落下两行滚烫的泪水。

连衣服也来不及换,女人的一家就赶回了老家。还没到村口就听见村里人在议论,女人听得分明,他们都在说她刚刚去世的父亲,那个在城市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父亲走得如此安详。到家的那段小路,女人走得异常艰难,曾经,周围的一切她闭着眼睛都能记得,一草一木都被她少女时快乐的目光抚慰过,她和她的七个兄弟姐妹踏平了这条小路凸起的石头,踏碎了才探出头的草芽,已经多少年了,再没有仔细端详过这里的一切:那从竹叶凋敝了,梨树再也不开白色的花,李子树枯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……在孩子们的搀扶下,女人终于走到了那栋住过三代人的古屋前。

哭了一天,赶了一天,在看见父亲僵直的身体的那一刻,她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,父亲并没有像城市里去世的老人那样躺在冰棺里,他和所有农村老人一样,最终回到了这里,落叶归根。当他最后一个儿子结婚的那一天,他就决定要用一场传统的葬礼作为此

生结束。白花花的胡子,白花花的头发浓密得几乎遮住了他的整张脸,身体笔直,像一棵刚刚被人砍倒的松树,即使沉沉睡去也透露着体面与威仪。

女人的心此刻是一个巨大的窟窿,所有往事都已被无边的黑夜所笼罩,因为勤奋学习而得到父亲的奖赏,小小的她从沼泽地里硬拖出大弟的黄头发最终救下他的命,小弟家媳妇穷凶极恶地打算榨干父亲的最后一滴血,家里争产大战不断上演……女人出神地想着。

这时,大姐递给她一个城里才能见到的一次性纸碗,一个裸露的,无遮无挡的纸碗,里面装着硬邦邦东西,那是晒干的纸浆坨在一起,与纸碗完全契合,像是一个模具装着定型了的模型,大姐说:“这个给你,其他的都分完了,这是父亲最后剩下的东西了,留个纪念吧。”本来大姐还想说一句,这是他们扔下不要的,没说出口。

兄弟姐妹都在争抢着给父亲办丧事,个个都想着怎样办才能多收点礼。

才几天,女人已经面色憔悴、面容枯槁,一直在孩子们的搀扶下煎熬着,她手里一直摩挲着这个没有温度的纸碗,父亲留下来的唯一的,怎能教她不珍视。离开的那天,她独自在父亲的坟头跪了几个钟头,不磕头也不哭,更没有一

句话,空旷的坟地,终于安静得只剩他们父女俩了。她把纸碗里僵成一坨的东西拆开,温柔地,一点点地,她发现一封断了一半且字迹模糊的书信:孩子,等不到你我就要走了,我早就知道只有这只破纸碗他们会留给你,这坨纸浆里有我留给你的东西,你要耐心地看完每一句话。女人看见这张纸条,吃惊不已,这不是父亲的笔迹,而是标准的打印体,85岁又不会使用电脑的父亲究竟是怎么做到的?难道这只是个恶作剧?她接着拆,并不着急看,大概花了半天功夫,她拆出一堆剪得很工整的纸条,她看了个大概,终于发现,这竟然是一份完整的、50万元的遗嘱,有联系的律师,有公证,连避免争议的条款和处置方法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想不到父亲对她的惦念也是如此深刻,在兄弟姐妹都忙着哄抢父亲钱财的这些年,她从来想的都只是父亲的健康、平安,父亲日日在别人的监视之下,能留下这笔钱,无异于从虎口抢肉,其中的艰难不得而知……

想到此,女人的眼里落下一滴泪水,她仔细地收好这堆散碎的纸条,连同那个脆弱得不堪一击的纸碗,做好这些,前些日子自己生病时儿子儿媳突然的殷勤浮现在她眼前,她平静地打了个电话给父亲委托的律师,决定用父亲的方法来阻挡她自己家即将到来的另一场战争。